

研究生教学用书

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

语言经纬

Язык : Меридианы и Параллели

华 劭 著



商务印书馆

研究生教学用书
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

语 言 经 纬

ЯЗЫК: МЕРИДИАНЫ
И ПАРАЛЛЕЛИ

华 劭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5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经纬/华劭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ISBN 7-100-04297-6

I. 语… II. 华… III. 语言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535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ǔ Yán Jīng Wéi

语 言 经 纬

华 劭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297-6/H·1073

2003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5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张 21½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30.00 元

序 言

语言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对此,各种学派众说纷纭,每种学说似乎精彩与偏颇并存,既使人增进知识,又给人留下遗憾。看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以不同方法去剖析语言的各个层面、各类单位和各种功能,从而接近或者逼近所研究语言现象的本质和全貌,也许不失为一种合理的主张。作者受工作性质和知识水平限制,难于广泛论述各家学说,只能以语言研究和言语研究为经纬,把语言学中一些重要的问题编织在一起,不敢奢望构筑科学体系,只是试图摸索出探讨课题的路数。

这本书是作者在讲课稿的基础上撰写的。1985年前后,作者受命为研究生开设“普通语言学”。虽然上世纪50年代作者在前苏联学过这方面的课程,但一些知识已被遗忘,另一些则显得陈旧,只得结合我国俄语教学界的实际情况,自编教材,从头做起。具体做法是以从语言研究到言语研究为主线,围绕若干重要课题,广泛搜集选择材料,介绍不同观点,找出问题要害,确立研究方向。当然,也谈一些自己的观点,与学生共析疑义。由于这些课题对认识语言、从事俄语研究和教学都很重要,“普通语言学”这门课程得到了好于预期的效果,部分讲稿内容也随着毕业生流传校外。

在行将退下讲坛之前,在领导、同事和学生的鼓励与敦促下,作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重新编写。其中,删掉了两章,即“话语的实际切分——主位与述位”及“言语的心理活动过程——话语的产生与理解”。原因是关于前一问题,我已发表数篇论文,对其新的发展来不及概括、反映;对后一问题,则坦言认识不够深入,有待继续研究。其余各章均是对原稿加工整理而成的。成书后,李锡胤教授通阅,并提出一些宝贵意见。李红儒先生参与全书校勘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2 语言经纬

作者从事俄语教学与研究已整整 50 年了。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已经尽力了,作者在 1949 年学俄语时,用的竟是日本人八杉真利编的词典和俄侨乌索夫编的语法。半个世纪之后,我国俄语教学与研究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毋庸讳言,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所做的贡献还不小。我国语言学,包括俄语语言学,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差距。对年轻的后继者,我们寄予厚望。若这本书能对他们在今后前进道路上有所帮助,作者就算达到目的了。

最后,作者对鼓励、支持本书出版的黑龙江大学以及俄语系和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的领导、校内外同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表示诚挚的感谢。

华 劭

于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2001 年 7 月 20 日初稿

2004 年 12 月 20 日定稿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语言与言语	(1)
一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物和对象	(1)
二 不同的语言观	(3)
三 言语和语言的相互关系	(8)
四 划分语言和言语的意义	(11)
第二章 语言的符号性质 能指与所指	(15)
一 什么是符号	(15)
二 语言符号的结构要素	(19)
三 语言符号的特殊性	(30)
第三章 语言符号系统是层级装置 单位与层次	(40)
一 层级与层次	(40)
二 语言系统中基本功能单位的层次	(42)
三 本体层次与分析层次	(46)
四 表达层面与内容层面的层次	(48)
第四章 确定语言单位 线性单位与集合单位	(56)
一 为什么要确定语言单位	(56)
二 在言语的可见层次上分离线性单位	(59)
三 区别、同一、线性单位与集合单位的关系	(66)
四 各基本集合语言单位的组成	(70)
第五章 语言单位间的关系 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	(77)

2 语言经纬

一	组合关系	(77)
二	聚合关系	(81)
三	组合和聚合的联系与对照	(84)
四	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广泛运用	(91)
第六章	语言的系统性质 单位与结构	(98)
一	语言的系统	(98)
二	语言系统中的单位	(101)
三	语言系统中的结构	(108)
第七章	语言的发展 共时与历时	(118)
一	共时与历时	(118)
二	语言发展变化的动因	(123)
三	关于语言发展的规律性	(134)
第八章	超符号层次单位的研究 语义与句法	(143)
一	语言学研究把重点转向高层次的语言单位	(143)
二	从形式到意义的句子研究	(145)
三	从意义到形式的句子研究	(150)
四	从语义与句法的结合切入句子研究	(155)
五	句子的语义与转换	(163)
六	衍生的复杂语义结构	(168)
第九章	从语用角度研究话语 说话人与听话人	(171)
一	什么是语用学	(171)
二	言语行为中的核心结构要素——说话人与听话人	(174)
三	言语行为	(184)
四	语句中增生的意思	(195)

第十章	篇章(话语)语言学	篇章的关联性与 整体性	(209)
一	作为研究对象的连贯话语		(209)
二	篇章的单位		(216)
三	篇章单位之间的关联性		(225)
四	篇章及其单位的整体性		(243)
第十一章	语句中名词的指称	逻辑性指称与 语用性指称	(257)
一	名词的指称、词义和句法功能		(257)
二	指称与逻辑		(266)
三	指称与语用		(293)
第十二章	语言的社会属性	作为社会现象与 文化现象的语言	(312)
一	什么是社会语言学		(312)
二	语言与社会		(315)
三	语言与文化		(321)

第 一 章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语言与言语

像其他学科一样,语言学能在多大程度上觉察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它的进步直接相关,语言科学的发展阶段就是它对此领悟程度的梯级。

E. Benveniste

语言可用两种方式研究:游离于生活之外和沉浸在生活之中。

H. Д. Арутюнова

一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物和对象

对客观现象的认识,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产生一个问题:人们所探索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这往往标志着从感性经验总结过渡到科学理论的研究。科学史的发展表明,对某一科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变化与飞跃,往往导致形成新的学派或进入更高的阶段。这里有必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物(объект),它指在观察、实验、研究过程中与之打交道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研究的材料;二是科学研究的对象(предмет),确定对象往往与某门学科研究的宗旨和遵循的方法有关。从哲学上讲,对象物属于本体论范畴,而对象却属于认识论范畴;不同的学科可用同一现象的同一物质材料作为其研究的对象物,但却各有其不同的研究对象。医学和社会学都把入作为对象物,其研究对象却分别是入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进一步说,入的生理属性的各个部分,如生物基

2 语言经纬

因、机体组织、器官功能又分别是遗传学、解剖学、生理学的研究对象。复杂对象物的某个局部、某个侧面、某种属性和功能都可以构成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每门学科不一定要有专一的、独有的对象物，却必须有独立的对象，以细胞为研究对象的细胞学，其研究对象物却可能分别是植物、动物或细菌。按照传统的观念，在一门学科内，不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同一材料所包含的不同对象。然而，近代交叉科学、边缘科学的出现，已经动摇了这一观念。有些综合科学把复杂现象作为整体来把握，应该说，语言现象就是这类复杂现象。

在日常用语中，语言反映着极其复杂的现象，包含着不确定的内容：它既指人类共有的作为共相的语言(язык)，也可指具体的语言(языки)，如汉语、英语、俄语，甚至可指个人说的话语类型(идеолект)。语言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它同时是生理、物理、心理和社会文化现象，因而可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探讨，并相应地把它看做生理机制、物质音响、心理活动的过程、社会交际的工具或文化积淀的载体。常常看到许多含义深刻、但旨趣相异的语言定义：从“符号系统”到“思想的直接现实”，从“人类最主要的精神活动”到“无穷句子的集合”。这些定义还没有涉及因时间推移、地理分布、社会分化、功能差异而形成的语言变化和异体。这样，对语言学研究对象的众说纷纭，多少有些瞎子摸象的味道。对历史上和现实中有关语言学对象的观点加以比较分析，虽不失为有意思的工作，但却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只打算从 F. de Saussure 的观点谈起，他是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学者，其学说具有深远的影响。

F. de Saussure 说^①，在分析语言现象时，碰到以下的令人两难的矛盾，研究者必须作出取舍，决定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

(1) 首先碰到的是人体器官发出的、可听见的音响，这种具有生理、物理二重性的“声音是音响发音的复合单位”，显然它不是质地单一的现象。

(2) 就算声音是简单的东西，它也不过是思想的工具，“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可怕的对应：它跟观念结合起来又构成了生理、心理的复合单位”。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29页。

(3)“言语活动有个人的一面,又有社会的一面,没有这一面就无从设想另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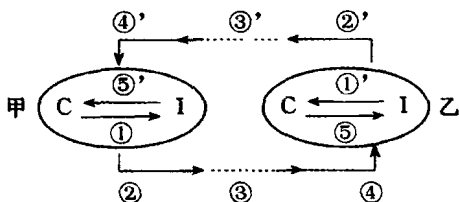
(4)“在任何时候,言语活动既包含一个已定的系统,又包含一种演变;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的制度和过去的产物。”

说明 F. de Saussure 怎样走出两难窘境,确定研究对象,正是本章第二节的任务之一。

二 不同的语言观

2.1 F. de Saussure 的语言观

a. 言语活动过程 下面是他绘制的活动过程图,我们在扼要转述时,把过程诸阶段标上数字,对原有标记作了说明^①。



在上图中,甲、乙为交际双方,C(concept)表示概念或观念,I(image acoustique)表示音响形象。而①、②、③、④、⑤表示从甲脑产生概念到乙脑理解概念这一过程的五个阶段;从乙脑产生概念到甲脑理解的逆向过程也同样分为五个阶段,不过,用阿拉伯数字并且在其右上角加“'”表示。分析发现,从甲到乙的言语过程的五个阶段的主旨分别是:①C→I:脑中概念引起相应的音响形象;②音响形象→发音器官:把与前者相关的冲动传给器官发音;③甲口→乙耳:传递具体声音的过程;④具体声音→音响形象:从耳到脑进行音响形象的传递;⑤I→C:把获得的音响形象与相应的概念相联结,从而理解后者。

F. de Saussure 认为:第一,③阶段不同于其他阶段,是在人体之外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32页。

4 语言经纬

进行的(图中用虚线表示)。对不懂该语言的人来说,这不过是无意义的、物理的(从口到耳声音震动的)过程或现象,因而不是语言学特有的研究对象;第二,②、④两个阶段是在人体内部进行的(图中用实线表示),属于个人的、纯生理的范围,不能“把它作为言语活动的准则”,正如发声乐器或者收音设备的缺陷不改变乐曲的本质,个人声带、耳膜的毛病,如嘶哑、重听等,也不能改变言语活动中作为准则的东西,研究发声特点和辨音能力的应是生理学或医学而不是语言学;第三,①、⑤两个阶段是人脑内发生的纯心理过程,但①阶段由概念到音响形象,是主动的执行部分,有明显的个人性质,而⑤阶段由音响形象到概念则属于被动的接受部分。“由于接受机能和配置机能的运用,在说话者当中形成了一些大家都觉得是相同的印迹。”“如果我们能够全部掌握储存在每个人头脑的词语形象,也许会接触到构成语言的社会纽带”^①;最后,当交际双方交换功能角色时,又重复上述过程,只是甲由①、②阶段主动部分的执行人变成④、⑤阶段被动部分的当事人,乙则相反^②。

6. 语言和言语 F. de Saussure 把言语活动分为语言(язык)和言语(речь)。根据前面对言语活动过程的分析,他认为语言是:(1)定位于音响形象和概念相联结的确定部分,有所谓被动性的、接受性的部分;(2)有约定俗成性质的部分,它具有社会性或集团性;(3)其音响形象和概念意义两个组成部分皆有心理性质,它们彼此结合为同质的符号,并由这些符号形成系统;(4)在抛开言语活动“混杂总体”的其他部分后,分离出来的社会的、心理的、同质的确定对象,可以把握它、研究它。

根据他的观点,与语言相对应的言语是:(1)言语活动中除语言以外的庞杂部分;(2)具有个人性质的部分;(3)兼有心理、生理、物理特点的杂项现象。因此,研究言语的语言学,不仅是次要的,而且没有完整的、独立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35页.

^② 在实际交往过程中,每一方都不可能单纯主动或完全被动。“每个说话人都下意识地通过听觉自我检查,而听话人则通过发音部位活动来自我检查(在掌握非母语时,这种‘检查’进行得徐缓而清楚——引者注)。验证说的与听的一致会保证接受的正确,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达到相互理解。”(A. A.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5. стр.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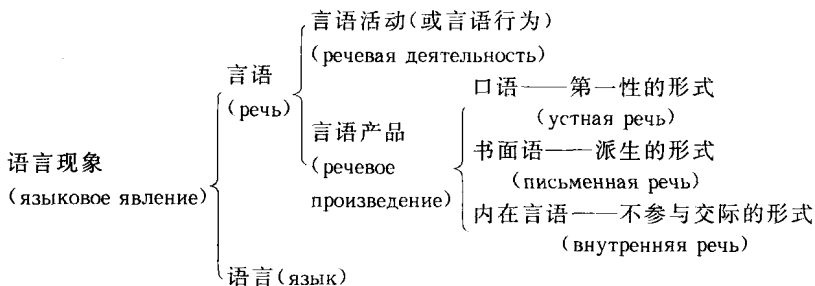
的、同质的对象。

F. de Saussure 强调语言学“以语言为惟一对象”。在强调语言和言语区别的同时,他指出两者密切联系,并互为前提,它表现在:(1)“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建立,也必须有言语”;(2)“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无论从语言的整体发生或个体语言的形成都是如此;(3)“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不仅听别人说话才能学会自己的母语,而且“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①

2.2 F. de Saussure 以后的语言观

F. de Saussure 把语言、言语分开的观点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反对这一观点的人也不少,这放在后面讨论。接受这一观点的学者,也对语言和言语关系做了不同的解释、补充、改正,并从各种不同角度发展这一学说。下面只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

a. 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划分 原来 F. de Saussure 把言语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现在许多文献倾向于作下述划分:



一般都说“言语是发生于人际间的行为”(黑格尔),这一行为可从过程和结果两方面来考察。两者都具有主体性和个人的特点,并以此和语言相区别。把作为过程的言语活动提置于言语之上或游离于言语之外,似不妥当。按照心理语言学的看法,作为过程的“言语活动”和劳动、学习、认知、游戏等活动一样,是有其自身组织结构、实现步骤和体现层次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41页。

6 语言经纬

的；表示言语过程的另一术语“言语行为”则发端于语言哲学，并广泛用于语言学。它侧重于联系交际者和语境来考察语句。两个术语有着不完全一样的内涵。

作为言语产品，口语是第一性的，而书面语是派生的，是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口语是最自然、最直接的口头交际的产物，这种交际的典型特征是交际双方在同一时、空环境中，互闻其声，互见其人。但一般说，这种言语产品与口头交际过程一起出现和消失，其分类也基于对言语行为的分析。产生书面语的过程和环境是读者所不知道的，但这种脱离过程后可长期保存的产品，却可向有着时、空距离的交际对方传递信息。书面语的分类一般是体裁的分类，其根据往往是题材、结构、风格，而很少考虑言语行为的过程本身。随着电话、录音、录像、电视、电脑网络等交际手段的出现，这两种言语产品的特点也随之变化，甚至互相渗透。但直到现在，它们的区别依然很明显。而内在言语作为一种产品形式，产生于没有外化的、局限于主体内部的言语活动，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把它称做言语的主观形式，以此与上述两种形式相区别^①。这种由不完全交际产生的不稳定形式，过去被语言学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但现在受到心理语言学的关注。至于被 F. de Saussure 确定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则更是讨论的焦点。

6. 语言是物质现象还是心理现象 把语言看做社会心理现象，这是 F. de Saussure 语言学说的核心，很多人对此提出非难，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指出：“语言客观地存在于言语之中，后者是直接得到的材料，对其进行分析，以便发现和研究语言。如果说言语是交往的方式，那么语言则是交际的工具。”^②作者对此有过专门论述^③。他认为 F. de Saussure 所说的存在于头脑中的语言，只是关于语言的知识。然而，坚持

^①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зд-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Москва. 1957. стр. 10.

^② Там же. стр. 12.

^③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Объективность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языка.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54. стр. 10.

语言是心理现象的学者依然很多,特别在生成语法学说之后。N. Chomsky 发展了 W. von Humboldt 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是“一种生成性过程系统的潜在能力”的看法,他认为生成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体现在稳定心智/人脑中的知识系统以及普遍语法,即体现在由遗传决定的初始状态中的原则系统,每项原则都有一定的可变的范围”。^①显然,他对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对象的认识,与 F. de Saussure 的观点截然不同,但在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心理属性上则是接近的。在这一方面,当代俄国学者 Ю. Н. Караулов 的观点值得注意^②。他认为体系、话语和能力是语言存在的三种形式。它们都由同样的单位和关系构成,但分别采取层次系统、线性排列和联想词语网络(ассоциально-вербальная сеть)的形式。他认为在联想词语网络内,传统上被分割的词汇和语法都综合在“网结词”内,它既包括体现语义关系的各种参数,也反映体现语法关系的各种形态、搭配、构词的特点,正是这些关系使“网结词”构成网络。研究者发现,人脑中联想词语网络的社会平均折中状态与分析言语产品及语言系统的结果,有惊人的平行对应关系。语言学家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也认为“语言是一种能力”,它外现在话语之中,并被模拟表述于语言学的描写之中。这样,语言可以体现为网状的、与个人潜在知识、经验交织的心智状态(能力),可以包含在线性的、人的思想、感情、意志外化的物质结果(言语产品)之中,也可以模拟为有层次的、通过观察、比较、提炼得出经过“净化”的比较完整的构造(系统)。在一定的条件下,可由一种语言形式衍生另一种形式。

b. 语言是本体还是形式 F. de Saussure 在分离出语言并作为研究对象时,着重强调“只要不是孤立的符号,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机能(指联合和配置功能,以后又具体化为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引者);它在作为系统的语言的组织中起着最大的作用”。^③他的巨大功绩,在于反对

① N. 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介绍》序言//黑龙江大学《外语学刊》,《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介绍》,1981,第6页。

② 华劭,“语言、语言能力和语言人格”//《俄语教学与研究》论丛(九)。

③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34页。

8 语言经纬

“原子主义”，把具有所谓符号性质的语言单位通过各种关系形成系统，并特别强调各种关系对单位的影响和系统的作用。他还进一步认为是关系决定并产生了单位和系统，并强调指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① 这里讲的形式指关系形式，而实质(substance, субстанция)则应指客观的自体。某些结构语言学流派继承并发展这一观点，力图研究语言符号之内和符号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一种局限于系统内部的、纯粹的语言学。他们把重点放在研究表示词语关系的语法，建立了探讨语音之间、音义之间关系的音位学，并提出要创立形式化的语义学；而把描写生理、物理特征的语音学，描写具体词语的词典学、成语学排斥在纯粹语言学之外。这种把对象关系化、模式化、规则化的形式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更多的人坚持认为，事物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关系可以起着与事物固有特征和性能一样的作用，并把它称做事物的外部关系特征。根据这一思想，就不能说，关系形式产生了语言单位；关系和特征、性能一样，只是语言单位不可分离的属性。是处在一定关系中的语言单位形成系统，而不是系统和关系决定了语言单位。这样，具有实体性的语言单位不能不在语言学研究中占有中心位置。持与结构主义相对立观点的学者往往把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看做语言单位及其相互关系所形成的系统。

三 言语和语言的相互关系

在主张划分言语、语言的学者中，基于不同的认识，往往从各种角度指出两者的对立(антитеза)。概括起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这些对立。

3.1 潜在功能系统与执行功能实体

认为语言和言语的对立体现为潜在功能系统与执行功能实体之间的区别。前苏联科学院的《俄语语法》代表这种功能立场。“言语不是作为某种个人的、个别的现象而和语言对立的，而是作为语言存在的现实形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169页.

式,它是语言活生生的直接体现”,两者对立是“系统与其功能运作之间的对立,同时也是系统与其赖以存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环境之间的对立”。^① 这样,(1)语言系统及其单位具有某种用途和性能,其特点是潜在性(потенциальность),而在言语行为和产品中,其单位处于运作状态以执行功能,具有可用感官把握的现实性(реальность);系统中完全平等的备用语言单位,在执行功能、转化为言语单位、参与运作的机会却不尽相同,据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的观察,акклиматизироваться(适应水土)一词的命令式基本上没有人用过;(2)语言中的单位是概括的、本质的,一般只包含言语单位中的若干基本特征,是后者的抽象的构拟物,具有抽象性或拟象性(абстрактность, виртуальность),而言语单位却有具象性(конкретность,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3)来自言语单位的概括语言单位是所谓常体,它往往要超越语言执行功能时由于说话人的原因或环境更动所形成的变化,具有所谓恒常性(инвариантность),而作为变体出现的言语单位则具有变异性(вариативность)。这样,从具备和执行功能角度来看,言语单位的特点是:现实性、具象性和变异性,而语言单位则有潜在性、拟象性和恒常性。

3.2 连贯话语与层次系统

从形成连贯话语和层次系统角度来看,言语力图把各种单位融于语流,以形成连贯话语,而语言则尽量使各种单位保持独立,以构筑层次系统。这样,(1)在言语中具有连续性(непрерывность)的单位,有时界限不清,甚至难于分开;而在系统中的单位则有离散性(дискретность),根据这些独立单位之间的同异关系,使它们在系统中互相结合或彼此对立。(2)言语中的单位是线性的(линейность),它们只能鱼贯排列以形成话语;系统中的单位是集合的(собираемость),它们往往包含若干变体和变异形式,并把它们作为整体纳入系统。(3)从数量上讲,在千变万化的言语中,其单位是无限的(неограниченность),而系统中的语言单位却是可数的(счётность)。许多学者把研究语言的最主要的任务看作从语流中,从

^①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11.